

近词丛话〔清〕徐珂

太清西林春，姓顾氏，苏州人。才色双绝，为贝勒奕绘之侧福晋，有《天游阁集》。所作词名《东海渔歌》，兹录其三阕焉。慈溪记游调寄〈浪淘沙〉云：「花木自成蹊。春与人宜。清流荇荡参差。小鸟避人栖不定，扑乱杨枝。

归骑踏香泥。山影沉西。鸳鸯冲破碧？飞。三十六双花样好，同浴清溪。」山行调寄〈南柯子〉云：「絺绤生凉意，肩輿缓缓游。连林梨枣缀枝头。几处背阴篱落挂牵牛。远岫云初敛，斜阳雨乍收。牧踪樵径细寻求。昨夜流。」春夜调寄〈早春怨〉云：「杨柳风斜。黄昏人静，睡稳栖鸦。短烛烧残？骤添溪水绕，长更坐尽，小篆添些。红楼不闭窗纱。被一缕春痕暗遮。淡淡轻？，溶溶院落，月在梨花。」太清尝与贝勒雪中并辔游西山，作内家妆束，披红斗篷，于马上拨铁琵琶，手洁白如玉，见者咸谓为王嫫重生也。

或曰，龚定庵尝通殷勤于太清，事为贝勒所知，大怒，立逼太清归，而索龚于客邸，将杀之，龚孑身逃以免。然其事未可尽信。如皋冒广生有记太清遗事六首，录之以资考证。诗云：「如此佳人信莫愁。出身嫁得富平侯。九年占尽专房宠，妙华夫人以道光庚寅七月逝四十文君倘白头。」太清与贝勒同生于嘉庆己亥，明善堂诗编至戊戌，则太清之寡恰四十齐头矣。「一夜瑶台起朔风。雕残金锁泪珠红。秦生晚遇潘生死，秦、潘皆医也。肠断天家郑小同。」太清于道光甲午正月五日生子，因与己同日，故名载同。是年十二月，以痘殇。

「写经亲礼玉皇前。太清曾集玉皇心印经，为五言诗四首。偷翦黄绡便学仙。太清有道装小象，道士黄云谷所画。不画双成伴王母，石榴可惜早生天。」石榴，太清侍婢名，早卒。「信是长安俊物多。红禅词句不搜罗。淮南别有登仙犬，一唱双鬟奈若何。」双鬟，太清所蓄犬也。双鬟病火，清拈一字与之，拈得福字，众皆曰：「吉。」太清曰：「不祥也。是示一口田耳。道人有〈金缕曲〉云：「示一口田埋薄命」，即用本事「貂裘门下列衣冠。」「绿服庭前儿女，貂裘门下衣冠」。太清春灯词也。词到叹娱好最难。忽忽不知春料峭，水精帘外有天寒。」「太平湖畔太平街。邸西为太平湖，邸东为太平街，见贝勒上夕侍宴诗注。南谷春深葬夜来。南谷，大房山东，贝勒与太清葬处。人是倾城姓倾国，丁香花发一低徊。」

俦，着有《北窗吟稿》。家贫，为女塾师，曾作凤双飞弹词，才气横溢？阳湖程蕙英，纸贵一时。所为诗纯乎阅世之言，非寻常闺秀所能。其自题凤双飞后寄杨香畹云：「半生心迹向谁论。愿借霜毫说与君。未必笑啼皆中节，敢言怒骂亦成文。惊天事业三秋梦，动地悲欢一片云。开卷但供知己玩，任教俗辈耳无闻。」

钱塘郑太夫人名兰孙，字娱清，为仁和徐若洲司马鸿谟之妇，花农侍郎琪

之母。工诗词，闺中赓唱之暇，尝以课子。自道光丙申至咸丰壬子，删存诗词八百余首，分为两集，一曰《都梁香阁》，一曰《莲因室》，中以随宦江北时所作者多。方粤寇之初陷扬州也，从其姑孙太夫人仓卒出城，服物皆不复顾。惟奉先世画像、及高宗赐文穆公本诗墨迹，并司马为太夫人所书诗词手册以行。其后恭亲王弈欣题诗于侍郎所刊太夫人之诗词集，有二句云：「漫将赵管图书拟，忠孝遗徽此帙中。」即指在也。太夫人吟咏余晷，喜讽梵经。其在如皋时，居东岳禅院旁，尝以十四昼夜，礼《妙法莲华经》七部，故其所作时有禅悟，与司马所着之《檐卜花馆诗》，并称于时。

毗陵多闺秀，世家大族，彤管贻芬，若庄氏、若恽氏、若左氏、若张氏、若杨氏，固皆以工诗词著称于世者也。今以庄氏言之，则有回生之妇沉恭人，及次女静芬、季女蕢孙，仪生之妇卓媛，字紫素，柱之妇钱太夫人，定嘉之妇荆安人，及长女德芬。存与之次女？之，季女玉芝。培因之长女环瑛，高驺之妇李孺人，蓉让之长女玉珍及次女，逢原之女芬秀，关和之女盘珠，文和之长女如珠，隼甲之妇汪孺人，均之次女素馨，忻之次女婉嫔，述之妇夏孺人，映垣之季女若韞，翊昆之妇杨孺人，自康熙以迄同治，凡得二十二人，皆以诗词名于时，而盘珠尤着。

石门徐迂陶太守宝谦，工诗文辞，一门风雅，论语溪门望者，当首推之。太守尝与其妇蔡氏唱和于月到楼，女孙畹贞、蕙贞、自华、蕴华，咸侍侧，分韵赋诗，里巷传为盛事。自华、蕴华，尤著称于时。自华寄尘有《忏慧词》。蕴华字小淑，侯官林亮奇文学景行之室也，有诗词刊入《南社集》。

明崇祯之季，诗余盛行，人沿竟陵一派。入国朝，合肥龚鼎孳、真定梁清标，皆负盛名。而太仓吴伟业尤为之冠，其词学屯田、淮海，高者直逼东坡，王士禛以为明黄门陈子龙之劲敌。自余若钱塘吴农祥、嘉兴王翊、周簎，亦有名于时。其后继起者，有前七家、后七家，前十家、后十家之目。前七家者，华亭宋征舆、钱芳标，无锡顾贞观，新城王士禛，钱塘沉丰垣，海盐彭孙遹，满洲性德也。征舆字辕文，其词不减冯韦。芳标字葆？，原出义山，神味绝似淮海。贞观字华峰，号梁汾，考声选调，吐华振响，浸浸乎薄苏、辛而驾周、秦。士禛字贻上，号阮亭，别号渔洋山人，尤工小令，逼近南唐二主。丰垣字遁声，其词柔丽，源出于秦淮海、贺方回。孙遹字羨门，多唐调，士禛撰《倚声集》，推为近今词人第一，尝称其吹气若兰，每当十郎，辄自愧侏父。性德原名成德，字容若，其品格在晏叔原、贺方回间。更益以华亭李雯、钱塘沉谦、宜兴陈维崧三家，遂为十家。雯字舒章，语多哀艳，逼近温、韦。谦字去矜，步武苏、辛，而以五代北宋为归。维崧字其年，郁青霞之奇气，谱乌丝之新制，实大声宏，激昂善变者也。同时与其年齐名者，为秀水朱彝尊。彝尊字

锡鬯，号竹垞，当时朱陈村词，流遍宇内，传入禁中。彝尊又别出新意，集唐人诗成数十阕，名《蕃锦集》，殊有妙思，士禎见之，以为殆鬼工也。然彝尊词一宗姜、张，其弟子李良年、李符辅佐之，而其传弥广。康干之际，言词者几莫不以朱、陈为范围，惟朱才多，不免于碎，陈气盛，不免于率，故其末派，有俳巧奋末之病。钱塘厉鹗、吴县过春山，近朱者也。兴化郑夔、铅山蒋士铨，近陈者也。太仓王时翔、王策诸人，独轶出朱、陈两家之外，以晏、欧为宗。时翔字抱翼，其词凄惋动人。策字汉舒，意味深长，亦自名家。至宜兴史承谦、荆溪任曾貽，自出杼轴，独抒性灵，于宋人吸其神髓，不沾沾袭其面貌。一语之工，令人寻味无穷，而又不失体裁之正则，亦词家之作手也。

干嘉之际，作词者约分浙西、常州二派。浙西派始于厉鹗，常州派始于武进张惠言。鹗词宗彝尊，而数用新事，世多未见，故重其富，后生效之，每以摭摭为工，后遂浸淫，而及于大江南北，然钞撮堆砌，音节顿挫之妙，未免荡然。惠言乃起而振之，与其弟琦选唐、宋词四十四家，百六十首，为《词选》一书，阐意内言外之旨，推文微事着之原，比傅景物，张皇幽渺，约千编为一简，蹙万里于径寸，诚为乐府之揭橥，词林之津逮。故所撰作，亦触类修畅，悉臻正轨。其友人恽敬、钱寄重、丁履恒、陆继辂、左辅、李兆洛、黄景仁、郑善长辈，亦皆不愧一时作家。其学于惠言而有得者，则歙县金应城、金式玉也。其以惠言之甥而传其学者，则武进董士锡也。荆溪周济，友于士锡，尝谓词非寄托不入，专寄托不出，其所立论，实足推明张氏之说而广大之。所着《味隽斋词》及《止斋词》，堪与惠言之《茗柯词》，把臂入林。盖自济而后，常州词派之基础，益以巩固，潘德舆虽着论非之，莫能相掩也。

后七家者，张惠言、周济、龚自珍、项鸿祚、许宗衡、蒋春霖、蒋敦复也。惠言字皋文，济字保绪，号止庵，自珍字定庵，鸿祚字莲生，宗衡字海秋，春霖字鹿潭，敦复字剑人。七家中莲生、海秋、鹿潭之作，大都幽艳哀断，而鹿潭尤婉约深至，流别甚正，家数颇大，人推为倚声家老杜。合以张琦、姚燮、王拯三家，是为后十家，世多称之。

其效常州派者，光绪朝有丹徒庄棫、仁和谭献、金坛冯煦诸家。棫字中白，献字仲修，煦字梦华。

光宣间之倚声大家，则推临桂王鹏运、况周颐、归安朱祖谋、汉军郑文焯。鹏运字幼霞，周颐字夔笙，祖谋字古微，文焯字叔问。

宜兴陈其年检讨维崧，少清臞，冠而于思，须浸淫及颧准，侪辈号为陈髯。性好雅游，以文章钜丽，为海内推重。相与蹴角坛坫者，吴江吴汉槎、云间彭古晋也。吴梅村有江左三凤皇之目。其年未达时，尝自中州入都，与朱竹垞合刻所着曰《朱陈村词》，流传入禁中，曾蒙圣祖赐问透褒赏。

王井叔客扬州数年，文采富艳，倾动时流。好填词，所着名《月底修箫谱》，倚声家传诵之。未几构疾遽卒，年犹未及三十也。弥留时，与其妇曹夫人相诀，约三年即见，至期，曹夫人果亦香消玉殒矣。

麟见亭河帅，曾以游历所至，分绘所图，名曰鸿雪因缘，自为之记，并嘱吴门戈宝士明经各附一词于后。长洲陶皀芴宗伯则举生平境遇，自系以词，寓编年纪事于协律中，皆为词家创格，《红豆树馆词》，五六两卷是也。其记嘉庆癸酉，林清遣其党陈爽、陈文魁，潜结太监阎进喜等，突入大内滋事，〈百字令〉云：「刀光如雪，镇惊魂一霎，头颅依旧。密馆校书刚日午，猝遇跳梁小丑。义胆同拚，凶锋正锐，血溅门争守。狼奔豕突，半空霹雳惊走。更遣飞骑讹传，款关谍报，匪党还交构。往事思量成噩梦，差幸余生虎口。净扫揜枪，肃清辇毂，功大谁称首。神枪无敌，当今神武天授。」

吴苹香女史，初好读词曲，后乃自作，亦复骀骀入古。钱唐梁应来题其速变男儿图有句云：「南朝幕府黄崇嘏，北宋词宗李易安。」非虚誉也。着有《花帘词》一卷，逼真漱玉遗音。其〈祝英台近？咏影〉云：「曲栏低，深院锁。人晚倦梳里。恨海茫茫，已觉此身堕。那堪多事青灯，黄昏纔到，又添上影儿一个。最无那，纵然着意怜卿，卿不解怜我。怎又书窗，依依伴行坐。算来驱去应难，避时尚易，索掩却绣帏推卧。」〈河传〉云：「春睡。刚起。自兜鞋。立近东风，费猜。绣帘欲钩人不来。徘徊。海棠开未开。料得晓寒如此重。？雨冻。一定留春梦。甚繁华。故迟些。输他。碧桃容易花。」〈如梦令？燕子〉云：「燕子未随春去。飞入绣帘深处。软语话多时，莫是要和依住。延伫。延伫。含笑回他不去。」女史父夫皆业贾，无一读书者，而独工倚声，真夙世书仙也。

仁和徐紫仙女士云芝，为若洲司马鸿谟娱清太夫人兰孙之女，花农侍郎琪之姊，好倚声，即以咸丰戊午辛酉，两次刲股疗母疾，着称于时者也。咸丰初，随宦扬州，适有粤寇之扰，紫仙乃与侍郎同侍太夫人避居如皋，虽晨炊暮爨，紫仙亦兼任之。然稍暇，必填小词以自遣，多隽句，可与侍郎之《玉可词》、《落叶词》并传。癸亥，适袁子才之从曾孙蔚文上舍，倡随甚得。及太夫人卒，以思慕成疾，遂至不起，时同治癸亥也。所着为《秀琼词》，恭忠亲王弈欣题词以誉之，有「裁云缝月，骊珠一一阳春调」等句。

同光间有词学大家，前乎王幼霞给谏、况夔笙太守、朱古微侍郎、郑叔问中翰。为海内所宗仰者，谭复堂大令是也，大令既举于乡，一为校官，旋筮仕于皖，以经术师吏治。簿书余暇，辄招要朋旧，为文酒之宴集，吮毫伸纸，搭拍应副，若不越乎流连光景之情文者。读其词者，则云幼眇而沉郁，义隐而指远，腴臆而若有不可于明言。盖斯人胸中别有事在，而官止于令，萃然不能行

其志，为可太息也。

大令所着《复堂词》，在《半厂丛书》中。又选顺康至同光人词为《篋中词》。更取周济《词辨》，为徐珂评泊之。其跋曰：「及门徐仲可中翰，录《词辨》索予评泊，以示？范。予固心知周氏之意，而持论小异。大抵周氏所谓变，亦予所谓正也，而折衷柔厚则同云云。」观此，可以知《复堂词》宗旨之所在矣。

朱古微少时，随宦汴梁，王幼霞以省其兄之为河南粮道者至，遂相遇，古微乃纳交于幼霞，相得也。已而从幼霞学为词，因益亲。光绪庚子之变，八国联军入京城，居人或惊散，古微与刘伯崇殿撰福姚，就幼霞以居。三人者，痛世运之陵夷，患气之非一日致，则发愤叫呼，相对太息。既不得他往，乃约为词课，拈题刻烛，于喁唱酬，日为之无间，一阙成，赏奇攻瑕，不隐不阿，谈谐间作，心神洒然，若忘其在颠沛兀臲中，而自以为友朋文字之至乐也。

幼霞天性和易，而多忧戚，若别有不堪者。既任京秩久，而入谏垣，抗疏言事，直声震内外，然卒以不得志去位。光绪甲辰客死苏州，其遇厄穷，其才未竟厥施，故郁伊无聊之概，一于词陶写之。其词导源碧山，复历稼轩、梦窗，以还清真之浑化，与周济之说固契若针芥也。

况夔笙为倚声大家，着有《第一生修梅华馆词》，与王幼霞、朱古微相友善。其官秩亚于幼霞、古微，而声望实与相埒。尝自述其填词之所历曰：「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间，即学填词，所作多性灵语，有今日万不能道者，而尖艳之讥，在所不免。光绪己丑，薄游京师，与半塘共晨夕，半塘词夙尚体格，于余词多所规诫。又以所刻宋、元人词属为校讎，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。所谓重拙大，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，积心领神会之，而体格为之一变。半塘亟奖藉之，而其它无责焉。夫声律与体格并重也，余词仅能平侧无误，或某调某句有一定之四声，昔人名作皆然，则亦谨守弗失而已，未能一声一字，剖析无遗，如方千里之和清真也。如是者二十余年，继与沅、尹以词相切磨，沅、尹守律綦严，余亦恍然向者之失，断不敢自放，乃悉根据宋、元旧谱，四声相依，一字不易，其得力于沅、尹与得力于半塘同。人不可无良师友，不信然欤。大雅不作，同调甚稀，如吾半塘，如我沅尹，宁可多得。半塘长已矣，于吾沅尹，虽小别亦依黯。吾沅尹有同情焉，岂过情哉，岂过情哉。」半塘即幼霞也，沅尹即古微也。

光绪庚寅辛卯间，况夔笙居京师，常集王幼霞之四印斋，唱酬无虚日。夔笙于词不轻作，恒以一字之工、一声之合，痛自刻绳，而因以绳幼霞。幼霞性虽懒，顾乐甚不为疲也。己亥，夔笙客武昌，则与程子大以词相切磨。幼霞闻之而言曰：「子大词清丽绵至，取径白石、梦窗、清真，而直入温、韦，得夔

笙微尚专诣以附益之，宜其相得益彰矣。」

朱古微为倚声大家，著称于光宣间，其所着为《强村词》。尝视学广东，未及任即解组归。尝曰：「予素不解倚声，岁丙申，重至京师，王幼霞给事时举词社，强邀同作。王喜奖借后进，于予则绳检不少贷，微叩之，则曰：『君于两宋涂径，固未深涉，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。』」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，复约校梦窗四稿，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。旁皇求索为之，且三寒暑，则又曰可以视今人词矣。示以梁汾、珂雪、樊榭、稚圭、忆云、鹿潭诸作。会庚子之变，依王以居者弥岁，相对咄咄，倚兹事度日，意似稍稍有所领受，而王则翩然投劾去。辛丑秋，遇王于沪上，出示所为词九集，将都为《半塘定稿》，且坚以互相订正为约。予强作解事，于王之闕指高韵，无能举似万一。王则敦促录副去，许任删削，复书至，未浹月，而王已归道山矣。自维劣下，靡所成就，即此？起小言，度不能复有进益，而人琴俱逝，赏音阒然，感叹畴昔，惟有腹痛。」既刊王之《半塘定稿》，复用其指，薙存拙词若干首，以付剗氏。

郑叔问为兰坡中丞之子，以承平少年，羁滞吴下，数十年负时望，宏博精敏，着书满家。出其绪余，尤长倚声，才力雄独，进复古音，追蹕两宋，精辨七始，同时词流如易实甫、王梦湘，未之或先也。德清俞曲园太史樾尝曰：「入叔问之室，辄见其左琴右书，一鹤翔舞其间，超然有人外之致，宜其词之工也。」

钱塘张沚莼，名上龢，家世通门，领闻劭学，冠绝流辈。久官畿辅，吏事精敏，不废啸歌。于填词一道，尤有心得。光绪丁酉戊戌间，吴昌绶客津沽，奉手承教，酬和极欢，传笺之使，顿辔以待。时津门已多南曲中人，？墨脂黛，取给醉梦，太守不怒而笑，颇赍其乏，〈满庭芳〉词所谓花间流莺，皆事实也。公子孟劬太守尔田，与吴常过从，问？书流别，以古学相切劘，陪游？纪之间，引为至乐。比谢事还，卜居苏州，与郑叔问、朱古微婆娑尊俎间，商榷旧艺，倚声益富。识者皆谓沚莼寝馈宋贤，造语下字分寸节奏，悉合规度，可传者逾数百篇，乃矜慎芟订，仅录《吴沚？语》一卷。

古人填词，好用熟调，如草窗诸老，熟于一调，必屡填之，以和其手腕，此长调也。小山于小令，亦填一调至十数，盖亦避生就熟，易于着笔耳。常熟言琴吾大令家驹，治词学至五十年之久，所着《鸥影词》六卷，几于无调不备。且每有所作，辄从事弦管，以求谐律。尝谓词之为道，承诗之盛，开曲之先，不深音韵、不穷律吕者，率尔操觚，恒至伤斲。始宋、元以逮今，海内胜流无不嗜此者，以能审音也。琴吾有子仲远，总戎敦源，亦以文学政治名于时。